

用隐私换便捷，你愿意吗？

方翔

新民眼

“我想可以更加开放,对隐私问题没有那么敏感,如果人们愿意用隐私交换便捷性,很多情况下他们是愿意的,那我们就可以用数据做一些事情。”

百度公司董事长兼 CEO 李彦宏昨天在一个论坛上的表态,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为什么需要更加开放隐私?用隐私交换便捷性,你愿意吗?

就在同一个会议上,苹果 CEO 蒂姆·库克在谈及用户数据与隐私的话题时表示,“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担心,很多国家的人们都在自己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个后果的情况下,放弃了这个数据的自主权,这样就可以对这些人建立非常详细的个人描述档案。在未来某一天,人们可能会突然发现,在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别人使用了这些数据。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而且不止一次地发生。”他呼吁,需要一些新的、仔细制定的监管规则,以防止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的信息被整合在一起,并以新的方式被应用。

自从上周末,Facebook 滥用数据的丑闻被媒体曝光之后,互联网的用户数据与隐私话题就一直被人们所关注。人们究竟应该如何保护自己的隐私数据,用隐私数据去交换使用的便捷性,这真的是一种“福利”吗?

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之后,数据的价值已经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当你打开一个购物



孙绍波 画

平台,弹出框会跳出你最近购物的一些相关品种;打开订餐外卖 APP,你前两天刚点过的餐厅就会进入视线;即使是一些新闻网站,都会根据你平时的喜好,来推送符合你口味的文章。计算机其实并不聪明,它之所以能够洞察你的一切,关键还是在于你不经意间泄露了自己的数据和隐私。

对“李彦宏们”来说,用户的数据和隐私,

其实可以是非常“廉价”的,因为许多人并没有真正意识到数据泄露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而对互联网公司来说,则可以通过用户的行为偏好进行特征分析,借助相应的算法模型,来向用户精准投放广告。当 1 分钱就可以乘坐网约车、不花钱就可以使用网络存储空间的时候,的确有不少人愿意将自己的喜好、数据,甚至隐私,毫无保留地呈现在互联网公

司面前,但这真的说明人们愿意用隐私交换便捷性吗?

虽然我们已经出台了《网络安全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等法律法规,但是在执法检查时却发现,不少网上应用程序普遍存在过度收集用户信息、侵犯个人隐私问题,却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监管和依法惩处。5 月 25 日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即将生效,在有关专家看来,即使在欧盟地区已经将广泛应用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学习算法视为“非法”,但是仍然局限于对数据采集的许可及其使用目的的限制,并没有真正杜绝隐私的泄露。

上世纪 90 年代,《纽约客》杂志曾经发表过一句很流行的话,“在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而在大数据时代,“杀熟”已经成为了不少电商的盈利之道,没有人不知道你不是一条狗。事实上,每个人都知道个人隐私很重要,但我们似乎完全没有准备好,也没有足够的技术、知识和经验来帮助我们找到隐私保护与生活便利之间的平衡。在这个阶段中,我们中的不少人确实愿意用自己的隐私去交换便捷性,然而当其开始关注到隐私的重要性时,保护已经无从谈起。

今天,人们对数据和隐私的一个草率“决定”,可能在几十年后给我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因而,用户是否愿意,或者是否可以交换一些便利,不仅是用户与互联网企业之间的事情,更应该通过有关部门用法律法规的形式加以监管。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永远奋斗

上海长江书店：坚持经典革命著作出版传播

筚路蓝缕多辗转 薪火相传志不移



首席记者 方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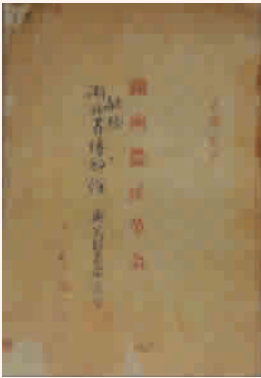
今天的宝山路宝昌路口,在 1927 年 3 至 4 月,是长江书店所在地。原建筑在 1932 年“一二八”事变中,被日本侵略者炸毁,现为临街商铺。

汉口长江书店 继承上海书店

据有关资料记载,上海书店建立于 1923 年 11 月 1 日,是继人民出版社之后,党在上海建立的第二个出版发行机构。1926 年 2 月被军阀孙传芳查封。上海书店被迫转为地下,在上海宝山路找到新店址,以宝山书店的名义,继续发行革命书刊。

同年 9 月,因革命形势高涨,中共中央将上海书店的存书全部运往武汉,准备在汉口开设长江书店,于是宝山书店停业。瞿秋白、毛泽民选定在汉口后城马路(今中山大道)设立长江书店,由苏新甫负责具体业务工作。11 月,长江书店正式开业。这天,武汉的主要报刊都刊登了长江书店开业的广告和书目预告。广告语用特别显眼的字体明示:本书店“继承上海书店营业”。

开业 3 天,从广州、上海运来的书刊很快销售一空。为迅速解决长江书店的书源问题,毛泽民还积极加强长江书店自身的印刷能力,



■ 汉口长江书店出版发行的毛泽东的《湖南农民革命》(资料照片)



■ 一九二七年四月,在《民国日报》上登载的《上海长江书店启事》(资料照片)

专家点评

红色出版事业前赴后继

上海,红色出版的起点。1921 年 9 月,党领导建立了最早的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随后,《向导》发行所、《中国青年》出版领导机构、国华印刷所、上海长江书店、华兴书局等众多出版发行机构相继成立,在宣传马列主义和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革命的、进步的出版发行机构存在的时间

不长,常常处于隐蔽、动荡、迁移的状态。在反动当局不断侵袭、查封、扼杀的困境中,党的红色出版事业筚路蓝缕,前赴后继,在困难中坚守,在曲折中前行,成为党中央生生不息一脉相承的宣传阵地,也是共产党人执着信念和顽强意志的极好见证。

陈凌(中共静安区委党史研究室)

创办了长江印刷厂,大量重印新青年社、上海书店的出版物,同时也自行出版新书。在众多图书中,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毛泽东的《湖南农民革命》由汉口长江书店出版单行本,公开发行。瞿秋白为《湖南农民革命》亲自撰写序言,“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

据静安区委党史研究室范建英介绍,当时出版的《向导》《中国青年》《前敌》等革命刊物均由汉口长江书店总发行。1927 年 7 月 15 日,汪精卫在汉口发动反革命政

变。7 月 20 日,长江书店被反动当局查封。汉口长江书店从开业至结束约一年的时间,出版新书和重印书共 47 种,经销的书刊有数百种。8 月 4 日,汉口长江书店在《汉口民国日报》刊登“停业启事”,实际是转入地下,约于 1927 年底停业。

上海长江书店 经售革命书报

1927 年 2 月,北伐军占领杭州、嘉兴一带,直逼南京、上海。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恢复一批公开的出版发行

机构,设立上海长江书店,地址设在原来的宝山书店,并在《民国日报》(1927 年 3 月 27 日)等报刊载《〈向导〉〈新青年〉〈中国青年〉上海总发行所启事》:“本社历年言论和奋斗精神,久为革命的民众所深知……现因革命军已到上海,本社为应革命的民众的需要起见,特先在上海闸北宝山路宝昌路口设临时发行所,准予本月 27 日开始交易。至正式铺面尚在修理,一俟竣工,正式开张。”

3 月 31 日的《民国日报》上登载《上海长江书店启事》:“本店现

受《向导》社、《新青年》社、《中国青年》社委托为上海总发行所,经售一切关于革命书报。现设总店于本阜(埠)闸北宝山路宝昌路口,分店则设于本阜(埠)南市西门中华路(即和新新影院隔壁)。”4 月 1 日,《民国日报》上刊载了《上海长江书店启事》和几十种书目的大幅广告,宣布该店于 4 月 10 日正式营业,这样的广告连载多天,声势浩大,影响深远。

范建英表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上海长江书店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中国共产党曾用无产阶级书店的名义出书。1929 年又建立华兴书局,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传播。

华兴书局 出版经典著作

创办于 1929 年的华兴书局,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出版发行机构。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华兴书局继续出版发行了相当一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据范建英介绍,1929 年,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以华兴书局名义出版。1930 年,出版华岗重新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并附有英译文。《宣言》最后一句由“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啊!”改译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该书深受读者欢迎,曾不断重印。

仅在 1931 年,华兴书局被当局明文查禁的出版物就有 30 余种。书局坚持出版革命读物,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华兴书局于 1932 年结束运营。